

## 中国动画电影技术迭代与美学创新的双重驱动

■ 文/贺宏福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动画电影实现了深刻的产业转型与价值升级,从一度相对局限的创作领域,逐渐成长为推动电影产业发展、承担文化表达使命的重要艺术形式。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源于“技术迭代”与“美学拓界”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动态关系。

### 技术迭代:

#### 超越视觉炫技,赋能美学创新

当前中国动画电影的技术发展,已超越单纯追求视觉冲击的初期阶段,进入以技术破解艺术难题、以创新凝练文化内涵的新时期。

首先,自主研发技术成为塑造“新国风”美学风格的关键路径。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影片中各项技术的运用紧密服务于其文化内核。为呈现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意境,制作团队专门开发了“动态水墨渲染引擎”,将水墨的渐变与漫润效果自然融入三维动画之中,使“蛟龙入海”等场景既保留古典韵味,亦蕴含强烈的现代张力与未来感。这种“科技+文化”的融合,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复现,而是借助技术媒介构建出一个既植根传统又充满新意的审美空间。同样,在二维动画领域,《浪浪山小妖怪》团队开创的“笔墨入镜”技术,通过手绘线条与数字渲染的深度融合,并对单帧画面进行多达五十层的精细处理,成功解决了中国传统水墨动画在动态表现中光影层次不足的长期难题。在此,技术直接参与定义了一种流动且具有叙事性的东方视觉语言体系。

其次,工业化的制作体系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共同保障了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扎实落地。《哪吒之魔童闹海》历时五年制作,汇聚全国138家公司的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以协作联盟形式完成了从剧本开发到特效制作的全流程覆盖。影片中2427个镜头均经过反复打磨,诸如救丙龙鳞的粒子动态衰减、哪吒火焰的色彩与形态渐变等细

节,其背后的算法调试与运动曲线设计,均服务于角色情感与叙事氛围的精准传达。这种“以情驭技”的创作理念,标志着中国动画产业已逐步摆脱早期作坊式生产模式,进入以标准化、系统化流程支撑艺术实现的工业化阶段。在二维动画领域,同样展现出不逊于三维制作的工业级投入与艺术追求。例如《罗小黑战记2》为保障视觉流畅度与表现力,坚持采用每秒24帧的全手绘制作,整部影片原画总量高达20万张,其中仅“飞机大战”一戏便耗时近一年精心打磨。由此可见,中国动画的技术迭代不仅体现为工具与流程的升级,其背后更凝结着以时间沉淀对抗流量速朽的匠心,使技术真正融入艺术表达的脉络。

### 美学拓界:

#### 从神话叙事到现实观照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中国动画的美学视野与叙事格局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这种拓界体现在题材、视角、精神内涵与文化表达等多个层面,推动动画电影从一种娱乐产品升维为具有时代共鸣的文化载体。

其一,题材从神话宇宙向多元现实与未来想象拓展。尽管“西游”“封神”等传统神话仍是重要内容,但创作者已开始大胆跳出舒适区。《浪浪山小妖怪》将视角从齐天大圣转向无名小妖,通过小猪妖的职场遭遇与心灵成长,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让动画变得更贴近现实。

其二,叙事核心从塑造超级英雄转向关怀普通个体,精神内核日益深化。

中国动画的情感共鸣点,正从让观众为英雄事迹惊叹,转向让观众在角色中看见自身。《哪吒》系列的主题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人呐喊,升华为“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的集体抗争与结构性思考,这种转变体现了对普通人价值的关注。《浪浪山小妖怪》中,小妖怪踏上取经路最初的动机是保命,却在伪装的“英雄”行为中意外收获

了善意,进而主动选择为正义散尽修为。这种对平凡个体的书写,以及对家庭关系的细腻刻画,为宏大叙事注入了扎实的人文温度与当代性。

### 融合共生:

#### 双重驱动下的产业新生态

技术与美学的协同演进,正推动中国动画电影形成更具活力的产业生态。

从市场维度看,动画电影已成为国产票房增长的重要引擎。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国产动画票房屡创新高,市场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更为重要的是,其价值远超票房,如“熊出没”系列通过11部作品构建了涵盖衍生品、主题乐园的庞大IP生态,实现了产业价值的倍数溢出。

从文化传播维度看,动画成为跨越文化差异的轻骑兵,“哪吒”系列已发行至全球约50个国家和地区,其构建的宏大世界、创新的传统文化演绎与震撼的视听效果,获得了全球观众的赞叹。技术保障了美学体验的无损传递,而深刻且普世的美学内核则赋予了作品穿越文化屏障的力量。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始终贯穿着技术迭代与美学拓界相互推动、彼此成就的清晰脉络。技术迭代为美学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手段与表现精度,而美学的不断拓展则为技术应用注入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与人文深度。从《哪吒之魔童闹海》所代表的工业突破,到《浪浪山小妖怪》对水墨意蕴的当代诠释,这些实践共同印证了一条可行的创作路径:唯有秉持“以情驭技、以美引领”的创作原则,在扎根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技术革新与叙事探索,中国动画电影方能在全球传播语境中,不仅生动讲述中国故事,更能够提供具有辨识度的美学风格与创作方案。

(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使语料符号与场景相互赋能,增强传播的感染力。

其三,利用多平台联动强化海事文化语料的传播效果。影视正片一般在剧情中完成海事文化语料的基础传递,创作者还能够在影片结尾设置“海事文化小课堂”等彩蛋环节,对片中高频出现的专业术语、文化意象进行简要解读,引导观众进一步探索。在电影、电视剧等传统平台播出的同时,影视IP方还能够利用短视频平台剪辑“专业知识解读”“幕后故事”等片段,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实施精准推送。例如面向青少年推出“趣味航海小知识”系列,将“船锚的作用”“信号旗的含义”等语料转化为动画短片;面向相关行业群体发布“影视中的真实海事操作”对比视频,结合影片片段解析实际作业规范,实现语料传播的精准触达。在互动传播层面,还可在社交平台发起“我身边的海事故事”话题讨论活动,鼓励观众分享自身的相关海事经历,同时联动海事部门、航海院校等专业机构在平台上开展线上讲座、直播答疑等活动,对影视中的海事文化语料进行深度延伸,形成“影视正片引流—衍生内容深化—互动活动沉淀”的传播闭环,让海事文化语料突破影视内容的边界,实现更广泛、更持久的传播。

影视作为海事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语料表征的科学性与呈现方式的创新性决定着海事文化传播的质量与深度。未来,海事文化的影视化传播更应注重语料的系统性挖掘与精准化呈现,让专业海事知识与深厚的文化精神在生动的影视叙事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作者系广州航海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2025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英汉海事双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2025GXJK0509)。

他们看到的是被加工、扭曲后的事件版本,沃尔特·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

在叙事中得到双重演绎,电影自身作为

“拟态环境”的建构者,通过主观镜头、

有限视角的叙事,让观众最初也陷入了

与角色相似的认知局域。我们与角色

共享着同一种信息匮乏与情感驱动,

直到影片后期更完整的信息被揭示,

这种设计迫使观众进行自我反思:

我们在现实网络中,不也是这种不完

“拟态环境”的囚徒吗?影片中,网络上的符

号斗争(表情包、口号式评论、标签)逐

渐取代了对真实事件的关切,甚至开始重塑现实人际关系。

一场发生在小团体间的私人纠纷,被加工成符合公共叙事模板的“道德剧”,其符号意义已完全脱离了原始事件的复杂肌理。

电影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当仿真取代真实,判决便发生在事实澄清之前。

深刻揭示舆情中的“权力关系”

《恶意》的视觉修辞深刻地揭示了

舆情中的权力关系。镜头语言有意制

造了观看的等级:起初,观众与网民群

体共享着对“被指控者”的俯视视角与

道德优越感;随着叙事推进,镜头逐渐

转向对被围攻者的特写,捕捉其逐渐崩

溃的心理状态,观众被迫从“审判的共

谋”转向“痛苦的见证者”。这种视角转

换,是对网络暴力中视觉权力的批判

——在舆情事件里,谁被看、如何被看、

被谁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

在《恶意》中从个体心理层面扩展到

社会监视机制,方面无数匿名的、聚合的

“凝视”通过银幕投射到个体身上,形成

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当代变

体。但这种凝视是割裂的、非连续的,它

不追求真正的监督与规训,而只满足于

瞬间的道德情绪发泄。影片中那个不断

出现的、象征着无数眼睛的“围观直播”

界面,成为扭曲社会凝视的绝佳隐喻。

叙事断裂与真相的不可抵达

与传统线性叙事不同,《恶意》采用

了多视角、非线性的叙事策略,不同角

## 影视艺术中红色音乐的育人内核:从革命叙事到新时代价值引领

■ 文/李亚倩

审美活动始终深度参与社会发展,通过精神引导成为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影视艺术作为大众审美重要载体,其配套红色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的组成部分,更承载着鲜明的革命叙事功能与隐性的育人内核。这种叙事并非单纯的艺术呈现,而是将革命理念、民族精神与大众情感相融合,实现思想的传递,构建集体认同的价值观。

### 影视艺术中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

左翼电影时期是红色音乐革命叙事的萌芽与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红色音乐以新兴的有声电影为载体,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创作群体继承了民族民间音乐理念的精髓,同时吸纳西方音乐创作技法,形成兼具艺术性与传播力的表达形式。

纵观发展历程,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深度绑定,它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革命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念与创作技法。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注重情感动员,打造沉浸式体验氛围。其叙事内容既涵盖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缅怀,也包括对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歌颂,让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传承与升华。

纵观发展历程,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深度绑定,它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革命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念与创作技法。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注重情感动员,打造沉浸式体验氛围。其叙事内容既涵盖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缅怀,也包括对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歌颂,让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传承与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新中国逐渐建立了专业创作,使得音乐与影视画面、剧情叙事实现深度融合,既强化了艺术表现力,又让革命叙事更具感染力。

这一阶段的叙事重点转向歌颂革命胜利、颂扬民族英雄与展现建设热情,通过激昂昂扬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传递民众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时期的红色音乐的象征意义不断丰富,既承载着对苦难历史的铭记,也强化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联,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特殊历史时期,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音乐与政治表达的结合更为紧密,特定旋

律与符号被赋予固定的革命寓意,成为传递核心思想的直接载体;另一方面,

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乐器的融合尝试,延续了艺术创新的探索。但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受到诸多限制,音乐的艺术独立性有所弱化,叙事形式趋于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表达的丰富性。

改革开放后,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逐步实现创新转型。主旋律电影的兴起让红色音乐重新焕发生机,创作既保留革命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念与创作技法。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注重情感动员,打造沉浸式体验氛围。

其叙事内容既涵盖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缅怀,也包括对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歌颂,让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传承与升华。

纵观发展历程,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

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深度绑定,它通过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革命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审美理念与创作技法。新时代的红色音乐更注重情感动员,打造沉浸式体验氛围。其叙事内容既涵盖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缅怀,也包括对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歌颂,让革命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传承与升华。

纵观发展历程,红色音乐的革命叙事